

《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特色及其對臺灣社會的啟發

莊慶信¹

本文由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出發，從釐清生態危機的根源、強調整體生態學、關懷窮人、提出對話及行動、邀請國人生態皈依等五大特色，為臺灣社會及教會的生態關懷把脈，並依據探討結果，提出五個具體可行的實踐切入點。

前 言

教會從 1965 年的梵二大公會議開始關心生態環保的議題，但在梵二文獻裏沒有專文；之後，教宗保祿六世首次在通諭中提及生態問題；直到 1990 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世界和平日，以文告的方式專文論述生態問題，這是教會官方首次正式以文告全文討論全球都關注的環保問題²。教宗本篤十六世在兩次和平日文告及一次通諭裏，重申成熟的生態觀點。然而「文

¹ 本文作者：莊慶信，輔仁大學宗教學系教授，同時為輔仁聖博敏神學院兼任教師。

² 谷寒松、廖湧祥，《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臺北：光啓文化，1994），232~236 頁。

告」的等級在教內外的影響力實在有限，這點可從全球關心環保的天主堂仍未普遍而得知。2015 年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 2013~；本名 J. M. Bergoglio）採取天主教內極重要的訓導文件形式——通諭，頒布了《願祢受讚頌》（*Laudato Si'*）通諭，專文論述教會對全面生態的關懷，及聖經中的生態觀點。通諭全文顯出教宗對生態問題及聖經精神的深入了解。身為基督徒，筆者期望採用文獻分析法以了解《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特色，並嘗試反省這些特色對臺灣社會及教會有任何啓發？國內的基督徒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有哪些可能付諸實踐的？

一、《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特色

教宗方濟各採取天主教內極重要的訓導文件形式，專文表達對全面生態的關懷，及聖經中的生態觀點，顯出教宗對生態問題及聖經精神的深入了解。它包含五大特色：（一）釐清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二）強調整體生態學的理念；（三）關懷窮人來救地球；（四）提出更寬廣的對話及行動方向；（五）邀請世人生態皈依³。

（一）釐清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

教宗方濟各反省今日各種生態的病癥，而從人的角度來

³ 本文除了《願祢受讚頌》通諭外，主要參考莊慶信，〈天主教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特色與其對臺灣生態問題的啓發〉《輔仁宗教研究》34 期（2017.03），8~20、29~34 頁。

看，生態危機的背後根源是：濫用科技和科技知識，以及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

1. 濫用科技和科技知識

此通諭指出今日世界有五種濫用科技的現象：

- (1) 擁有科技知識、握有經濟資源的一小撮人，濫用科技主宰著全世界⁴。
- (2) 「科技產品……所形成的框架，可受某些有權力的團體依其利益而支配，決定人的生活方式」（#107）。
- (3) 太依賴科技，太重視經濟利益，個人自由和「另類創意的空間減少了」（#108）。
- (4) 不斷進步的科技卻導致生活單調乏味（如缺少變化的公寓建築）。最後「人性已經深深地改變了，由於不斷湧現的新奇事物堆積如山，把我們拉向單一方向的膚淺文化；想要停下來，重拾有意義的生活，變得困難起來」（#113）。
- (5) 生物科技的基因改造問題：如不育種子的生產商正在壟斷市場。小農失去可耕地，或淪為臨時工人，或移民至都市的貧民窟（#130~35）。

2. 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

這種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有兩個主要的特徵：

⁴ 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論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臺北：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2016），104 號；下稱（#104）。

(1) 忽略了人與他者相連的關係：人類找不到自己在世界上的真正位置，只以自己為中心（#115）；因而忽略了對他人的開放態度，以及向天主的「祢」開放的超性幅度（#119）。教宗並引用《天主教教理》來批評「被扭曲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為聖經早就不容許有暴虐行為的人類中心主義（#68~69）；此被誤導的人類中心主義會造成被誤導的生活方式。

(2) 具有「滿足個人欲望和即時需要」的相對主義心態：當人類以自我為中心，凡事都崇尚科技，「因而導致環境的惡化和社會的腐敗」（#122）。這種心態，衍生出一種「用完即丟」的邏輯（#123）。

從上述兩特徵裏，隱約可見這通諭想要點出危機背後的真正根源，就是「個人的欲望」（#123）、「自私的欲望」（#113），並呼籲大家對這欲望要「節制」（#222~223）。

（二）強調整體生態學的理念

此通諭的另一特色是「整體生態學」（integral ecology, #139），全文七次提及「物物相連」⁵，表示教宗有意以此原則作為整體生態學的基本思想。

乍看之下，這種整體生態學好像西方的環境整體主義（holism）；其實不然，整體主義（又稱為生態中心主義、環境主義、

⁵ 通諭中7次提及“Everything is connected”，詳見 #16、42、70、90、117、138、240。

深層生態學)主張環境倫理應包含整個地球、整個生態系統、整體大自然、整個宇宙。

此通諭的「整體生態學」論點很像正在成形的「西方整合論」，後者如貝瑞神父(T. Berry, CP, 1914~2009)等學者關懷整體的大自然，強調生命之間有「物種等級」之別，以解決人類與其他生物之間的「平等」難題；重視大自然所具有的「神聖性」，而不陷入泛神論；並試圖避開人類中心主義、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sm)、整體主義的缺點(此三學派分別偏重人類、動植物、生態整體)⁶。

此通諭的生態觀認為：自然生態與我們生活的許多領域都息息相關；換言之，它與社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公益、代際正義、日常生活、人類生態學、身體等都有關係。

1. 與社會生態學有關：自然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教宗方濟各指出，「我們並非面對兩個分別存在的危機，亦即環境的危機與社會的危機，而是一個同時包括兩者的複合性社會環境危機」(#139)。因此，「對環境問題的分析，不能與人、家庭、工作及城市背景的分析切割」(#141)。既然萬物互相關聯，一個健全的「社會制度」，必定會有一些有助於環境和眾人生活品質的影響。就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言，每次違反「團結關懷」

⁶ 莊慶信，《中西環境哲學：一個整合的進路》(臺北：五南，2002)，324~340、497頁。

(solidarity)⁷，便會對自然生態造成傷害。這些都和「社會生態學」(social ecology)有關(#142)。

2. **與經濟生態學有關**：環境保護是整體生態的一部分，不能單獨考慮，它包括「經濟」在內。如此一來，與生態有關的經濟層面問題可稱為經濟生態學(economic ecology; #141)。
3. **與文化生態學有關**：廣義的生態學也包括保護人文「文化」寶庫，尤其要關注本土文化；因為「文化不只是繼承過去，更重要的，是一個活生生、具有動力及共同參與的當下現況」(#143)。
4. **與公益有關**：整體生態與「公益」(common good)觀念密不可分(#156)；在今日全球化的情況下，不公不義屢見不鮮，越來越多人被遺棄，基本人權被剝奪，此公益原則，要世人團結關懷，並要優先關懷最貧窮的人；這就需要認識大地資源普遍目的原則(#158)⁸。
5. **與「代際正義」有關**：公益概念應擴展到未來的世代，若期望持續發展，就不可排除世代之間的「團結關懷」。既然自然界是白白得來的禮物，就必須與他人分享；通諭的整體生態學就是以此更寬廣的視野為標記(#159, 162)。

⁷ Solidarity 一字（見#142）譯為團結關懷；如在《教會社會訓導彙編》中，共出現 87 次。在教會文獻中，此字又譯為團結互助，或精誠團結，或團結和諧，或團結等。

⁸ 教會所謂的「大地資源普遍目的原則」，又可稱為「財富共用原則」，詳見莊慶信，〈天主教的財物倫理〉《哲學與文化》38 卷，2 期（2011.02），94-95 頁。

6. **與日常生活、人類生態學有關**：人類日常的生活品質全面的提升，包括社區、公共空間、房屋、運輸系統等方面，這些提升都是整體生態學的基本前提，也是人類生態學的重要議題（#150~154）。
7. **與我們的身體有關**：此通諭還提醒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身體讓我們直接與自然生態、其他生物都有直接的關係。我們必須接受，我們的身體是天主賜予的禮物，才能領受和天父所恩賜的自然世界，視之為我們共同的家園。若我們對自己的身體有絕對權力（absolute power），則在不知不覺中，會認為自己對萬物亦享有絕對的權力（#155）。

綜言之，「整體生態學」不能只單獨就自然生態來討論環境問題，而須整全地關懷、照顧與宇宙整體有關的所有面向，它包含「自然生態」、「社會生態」、「經濟生態」、「人類生態」、「文化生態」等「整體生態」全方位的關懷。

（三）關懷窮人來救地球

教宗選擇方濟各作為名字時，「不只是考慮到物質上有困難和貧窮的人，而且更考慮到生活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與靈性方面貧窮的人們」⁹。在此通諭中，他強調為了救自然生態，我們就須：1.積極地關懷窮人，2.同時要消極地抵擋市場利益的誘惑，3.並拋棄極端消費主義的模式。

⁹ 瓦爾登菲爾斯（H. Waldenfels）著，韓靜譯，《他的名字是方濟各——窮人的教宗》（香港：原道，2015），121頁。

1. 積極地關懷窮人

教宗方濟各關注「窮人和地球的脆弱性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16)。他指出，未來氣候變遷將嚴重衝擊開發中國家的窮人；窮人大多依賴天然資源和生態為生，面對因氣候變遷而來的自然災害，能獲得社會的支援十分有限。今天就算全球有億萬的窮人受到社會的遺棄，但在國際的政經會議裏只是附加的議題而已，並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部分的原因是很多專家、媒體、掌權者都住在富裕的都市裏，他們「遠離窮人」，與窮人極少面對面地直接接觸，這些人常常只根據部分事實，以偏概全地分析事物。現在我們應了解「真正保護生態的方法必須是深入社會的，對環境議題的辯論，必須整合正義的課題，這樣才能聽到大地和窮人的吶喊」(#49)¹⁰。為處理窮人的課題，教宗過去曾邀請基督徒走上街頭，以便在窮人內找到基督¹¹。2014年後，教宗方濟各一再地在世界和平日文告中，要我們以「團結關懷」彼此接納「貧窮基督」。

此通諭借用紐西蘭主教團的提問來問我們：「當 20%的世界人口耗用資源的速度，等於正在掠奪貧窮國家和未來世代賴以生存的資源時」，不就相當於違反「不可殺人」的宗教誡規嗎(#95)？再者，南半球的窮國常透過各種方式繼續支援富國

¹⁰ 顯然此通諭引用了玻夫的大作《大地的吶喊和窮人的吶喊》，見 L. Boff, *Cry of the Earth, Cry of the Poor*. Trans. P. Berryman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97)。

¹¹ 任忠華，〈教宗方濟各論貧窮〉《神學論集》187期(2016春)，25~28頁。

的發展，而為減輕氣候變遷的衝擊，這些窮國欠缺資金去發展必要的措施；因此，「已發展國家（指富國）應大幅限制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及協助較貧窮國家推行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和計畫，來償還生態債務」（#52）。尤其是許多原住民族遭受巨大壓力，政府「要他們放棄自己家鄉的土地，轉讓給農業或礦業的發展計畫——毫不顧及大自然和原住民文化的逐漸崩潰」。對原住民族而言，土地不是商品，而是天主和安息於該處的祖先所賜的禮物，是他們必須與祖先互動的神聖空間，為了保持他們的身分和價值觀。他們若能繼續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政府對原住民族的土地須給予最好的照顧（#146, 158）。

2. 消極地抵擋市場利益的誘惑

教宗在通諭中指出世人抵擋不住市場利益的誘惑，有下列五種情況：

- (1) **水資源私有化**：此舉導致「水成為受市場規律控制的商品」，窮人因而「無法取得飲用水」，而這原是基本人權（#30）。
- (2) **窮國輸出原料**：南半球的窮國為滿足工業化的北半球（富國）市場需要，而輸出原料（如金礦或水銀），以致污染了窮國（#51）。
- (3) **利潤最大化**：有些人只追求「最大的利潤」，聲稱目前的經濟市場成長和科技可以解決所有的環境問題及貧窮問題，而對「財富分配、對環境和未來世代的權利等，則毫不感興趣」（#109）。

- (4) 財團拓展企業，反倒縮減就業機會：有些地方讓財團不斷拓展企業，聲稱有經濟自由，「而實際上卻阻止多數人進入其體系，就業機會亦不斷萎縮」 (#129)。
- (5) 經濟成長的代價：表面上經濟成長了，但「由於環境的惡化、食物品質的低劣，或是資源的耗盡」，實際上生活品質是下降的。此時，談論「持續成長」通常只為轉移注意力而已 (#194)。

此通諭要我們抵擋上述五種市場利益誘惑的情況，以便關懷窮人。

3. 拋棄極端消費主義的三種生活模式

通諭裏，教宗要我們拋棄的三種不好的習慣或生活模式：

- (1) 少數人的奢侈消費習慣：環境問題的原因之一，是極端的消費主義，就是世界上有少數人自以為他們有權採用一種奢侈的消費方式，還企圖把這種「分配模式合法化」。其實，地球根本無法承受此種消費所造成的廢物，因為全球的糧食大約有三分之一是被丟棄的，這些「丟棄食物，就好像是從窮人的餐桌上偷去食物」 (#50)。
- (2) 大眾難改的不良習慣：大眾雖然已知生態問題，「仍無法改變他們的不良消費習慣，而且不減反增。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更廣泛地使用空調，及不斷地加大其馬力.....」 (#55)。
- (3) 越是消費，購買慾越強：當人們「變得自我指涉和自我封閉，貪念就越強。人心越空虛，就越有購買慾、佔有

慾和消費慾」(#204)。

教宗通諭要我們拋棄上述三種壞習慣，即極端消費主義的生活模式；其實他主要想打擊的，就是「市場和消費主義的邏輯」¹²。

(四) 提出更寬廣的對話及行動方向

這通諭提出國際社會（即國與國）、為制訂國家政策（即政府與人民）、政治與經濟、宗教與科學等四個層面的對話，並指點出環保行動的方向。

1. 國際社會中的對話

由以下四個現象可知對話的迫切性：

- (1) 大國對減排溫室氣體不真誠：「那些握有較大權力，而造成污染最嚴重的大國」，面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議題，仍欠缺真誠、勇敢和負責任的態度，以致無實質成效，因為「有些國家將本國利益置於全球共同利益之上」(#164~169)。
- (2) 分攤空污費，即變相處罰窮國：為降低污染氣體的排放，要求各國分攤環保所需費用。窮國與比較工業化的國家相形之下，負擔較重。「強制執行此類措施，是變相懲罰最需要發展的國家，是假環保之名行不義之實，最終

¹² John B. Cobb, Jr. & I. Castuera, eds., *For Our Common Home: Process-Relational Responses to Laudato Si'* (Anoka, MN: Process Century Press, 2015), p.25.

變成窮人付費」(#170)。

- (3) 碳排措施形同虛設：買賣「碳排放額度」的措施可導致新的投機方式，無助於減少全球的污染氣體排放量。看似解決了問題，其實是不願意徹底地改革，只讓一些國家鑽漏洞，「繼續過度地消費」(#170~171)。
- (4) 跨國經濟及金融體系坐大：國家的力量已大不如前。此時「必須成立更有權威及有效率的國際性機構」，並獲賦予制裁的權力(#173~175)。

簡言之，全球正需要成立有執行力的機構（聯合國已式微），才不至於有今日世界虛假減排而變相處罰窮國的不正義現象。

2. 為制訂國家政策的對話

面對短視及貪腐的這兩種政權，人民需要與這種政府對話：

- (1) 短視的政權：它只關心即時成效的政策，只注意增進短期成長為目標。政府不願推行長遠來看有益的措施，怕引起大眾不滿。具遠見的環境議題，本應涵蓋在政府公共政策內，卻因政府的短視而拖延了(#178)。
- (2) 貪腐的政權：「有時由於貪腐使執法不力，公眾壓力有助於帶來果斷的政治行動」。除非公民可管制政權，否則無法控制對環境的損害。因為我們需要一個健全的政治體制，從政者須勇敢而有膽識，「有能力改革和協調不同的機構，具有良好的辦事方式，克服不正當的壓力和官僚作風的懈怠」，否則即使完美的機制也會崩潰(#179, 181)。

可見此通諭期望各國有公民力量來監督，並與政府對話，有能力又有品德的勇士從政，以杜絕政府的短視及貪腐，拯救自然生態。

3. 政治與經濟的對話

此通諭指出政治與經濟經常互相拉扯或指責，確實有需要對話（#189）。

(1) 兩者互相拉扯：今天政治不惜花費巨額資金救助銀行，導致金融系統有了絕對權力，而使大眾付出代價；再者，政治一味採用投機性金融手法和虛擬財富，反而忽視了實體經濟的重要。

(2) 兩者互相指責：談到貧窮和環境惡化的問題時，政治和經濟慣於互相指責。當某些人只考慮經濟利潤，另一些人則只想抓住權力（#198）。

此通諭希望兩者不要再互相拉扯或指責，而能承認自己的錯誤，為大眾的福祉尋找互動的方法（#198）。

4. 宗教與科學的對話

教宗方濟各看出，「不同領域的科學之間同樣需要交談；因為每一種科學都可能趨於局限於自己的語言之內，而科學的專門化導致某種程度的孤立，並絕對化自己範疇內的知識，這一切都阻礙我們有效地應對環境問題」（#201）。由於宗教倫理有其價值，也有其弱點；實驗科學有其用處，也有其限度；可見宗教與科學之間各有自己的強項和限度，著實有對話的必要

性 (#199)。

(五) 邀請世人進行「生態皈依」

教宗方濟各邀請全球進行「生態皈依」，這種皈依會使人有一種生態意識，「意識到每一受造物也或多或少反映著天主」(#221)。教宗認為要做到生態皈依，須先多管道推動環境教育，重視生態靈修，及改變內心和生活方式。

1. 多管道推動環境教育

不是只推動難度高的環保措施，也不是只靠學校來推動環境教育。教宗方濟各強調最好從幾項簡易的小事著手：(1) 由日常生活裏的「微行動」做起；如：多穿衣物少用暖氣，少用紙張、塑膠、水，關掉不用的燈，搭乘公共交通工具。(2) 生態教育是整個社會同步進行的大事，不僅要學校、政府機關和媒體，且在家裏、社會團體、宗教團體和慕道班也要同步進行。(3) 欣賞美麗的自然景物 (#209~215)。

2. 重視生態靈修 (eco-spirituality)

區紀復體驗的「生態靈修」是人類「在天地萬物自然中的靈性修煉」¹³。玻夫認為「生態靈修」是宗教人須謙卑地去感覺、愛、思考在宇宙中的基督或天主¹⁴。教宗方濟各指出一個人想進入「生態靈修」境界，就要(1) 常喜樂、自我節制，「回

¹³ 區紀復，〈生態靈修〉《神學論集》104期(1995夏)，302頁。

¹⁴ L. Boff, *Cry of the Earth, Cry of the Poor*, p.187.

歸簡樸生活，每天佇足欣賞週遭的小事物，感恩一切的機會」(#222)。(2) 默觀萬物(大自然及窮人)中的天主：每天在萬物中認出天主的形像(#85~86, 221)。教宗引用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 1181~1226)著名的禱文：「我的天主，我的萬有」(Deus Meus et Omnia)。聖方濟的這經驗也是聖十字若望(St. John of the Cross, 1542~1564)在崇山峻嶺、森林幽谷中體驗到的「每一個」、所有一切「都是天主」¹⁵；這也是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St. Ignatius of Loyola, 1419~1556)《神操》的核心：「在一切事物上找到天主」的體悟(#233~234)¹⁶。(3) 參與聖事貫通大自然：聖事及感恩聖祭(彌撒)中有著大自然的元素，它們連結大自然，貫通一切受造物(#235~236)。

3. 改變內心和改變生活方式

通諭指出今日世界的市場推崇極端消費主義的經濟模式，若我們有心保護和改善世界，就「需要改變生活方式、生產模式和消費模式」(#23)。有些熱心的或被動的信徒不願改變生活習慣，這些人都需要「生態皈依」，而聖方濟就是典範(#217~219)。

¹⁵ 聖十字若望著，加爾默羅聖衣會譯，《聖十字若望的靈歌》(臺北：星火文化，2015)，118頁。

¹⁶ 吳雯菁、劉奇璋，〈從依納爵《神操》的視角省思《願祢受讚頌》通諭中的生態皈依〉《輔仁宗教研究》36期(2018春)，78頁。《神操》指出第三、四週神操的焦點就是「在萬事萬物中尋找並找到天主」。

綜合來看，我們若能多管道推動環境教育，又重視生態靈修，就可改變內心和生活方式，而達到教宗所強調的「生態皈依」。至於上述通諭的五大特色對本地社會有任何啟發及實踐的效果嗎？

二、《願祢受讚頌》通諭對臺灣社會的啟發

目睹臺灣的環保現況，實在有必要秉持教宗方濟各所強調的生態危機的根源、整體生態學、關懷窮人、對話及行動、生態皈依等五大特色，來檢視臺灣社會（尤其是教會）對生態關懷的現況，它對臺灣社會是否有任何啟發？

（一）從生態危機的背後根源看臺灣社會

我們就由通諭所提及的生態危機的真正根源：濫用科技及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等來反思本地社會的問題。

1. 本地濫用科技的現象

- (1) 教育部門偏重科技：從科技部的命名及獎勵研究計畫，可見本地偏重科技、忽視人文及社會科學的趨向。
- (2) 大財團掌控科技知識及重要的自然資源，而常左右政經局勢，可看出濫用科技的現象。
- (3) 目前大企業家已摩拳擦掌，準備以機器人取代現有的大部分員工。中小企業能否擺脫這些大科技業的操控而存活？
- (4) 在科技掛帥的世代，本地政府或企業家會一起保護看似

無用的沼澤、野地嗎？

藉這通諭我們得到的啓發是：臺灣的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大企業與小企業、大農場與小農等，都需要平衡地發展。

2. 通諭所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

這種偏差的人類中心主義是指那種偏激的、極端的類型，接受此信念的人，所有的思考、言行都「以自我為中心」，追求「即時的便利」，最後容易將自己的「即時需要」無限上綱，把它絕對化。

- (1) 臺灣地區該不該蓋核四？各政黨竟然以選票為主要考量，而不管生活在它四周方圓百里的小老百姓的死活，更不會顧慮未來的子孫安危；
- (2) 在國家公園內，竟然容讓企業設置水泥廠，不斷濫挖原本美麗的山河；
- (3) 臺灣青少年在便利超商胡鬧、叫囂；男女一方「即時的需要」沒有得到滿足，便失去理智，千方百計想毀掉對方；
- (4) 國內常見揮霍成性的啃老族；這些社會問題同時也是生態問題，這些問題人物會善待大自然和四周的生物嗎？

從教宗所批判的「人類中心主義」得到的啓發是：臺灣的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環境教育還須加把勁。其實臺灣的生態問題，除上述弊端外，背後的根源是「人性」裏的貪婪、自私的欲望，斧底抽薪的對治之道，是自我節制，學會控制自己。

(二) 由「整體生態學」看臺灣社會

教宗通諭中「整體生態學」的主要思想，是大自然中物物相連（#117）；大自然的生態與我們生活中各種事物息息相關，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經濟生態、文化生態、人類生態（日常生活）等之間都有密切關連。

1. 從類似「西方整合論」的**整體生態**來看：臺灣社會常把自然生態抽離出來，單獨由環保署來管理；但與生態有關的權責卻落在農委會、水利會或經濟部等；有問題時，彼此推卸責任，互踢皮球。
2. 從**社會生態**看：社會風氣敗壞了，社會制度有問題，都直接造成自然生態的傷害；臺灣有案例，如山老鼠猖獗，公共場所附近日增的街友，為得溫飽而上山種植高冷蔬果，甚至政府竟會批准財團在保護區內的開發案等怪現象，都是社會先出問題，然後才波及自然生態。
3. 從**經濟生態**看：臺灣經濟建設的大型計畫，雖有環評的程序及動作，但由事後造成嚴重污染或破壞時，諸如不法業者盜採砂石破壞濕地生態，工業區的設置導致濕地面積縮小甚至消失，工業廢水污染濕地，養殖業超抽地下水造成地層下陷等，才知道先前的環評可能是假動作。
4. 從**文化生態**看：本地有愛護生態的本土文化（如原住民族狩獵的分享，達悟族將魚分為老人魚、女人魚等等），大自然就受到愛護；然而本地亦有殘害生態的文化（如愛吃檳榔及山產），本地生態就易受摧殘。

5. 從人類生態看：從社區、公共空間（如宜蘭親水公園 vs. 苗栗石虎公園）、房屋（如綠色建築）、運輸系統（如北二高、捷運）等，人類生態中的日常生活元素，與自然生態都有關連。這些日常生活必需的設施若能加入環保考量，儘量保存原有的自然生態，加入更多的本土植物及綠色設計。

整體而言，雖有人質疑這樣一來任何決策就不夠專精，但由於此通論一再強調物物相連的原則，正好給當代的專家當頭棒喝。環顧全球，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與整合越來越受到重視；所以，臺灣社會處理日常生活的各種方式是該更新了。簡單地說，臺灣的生態問題不可一味地只交給環保單位或生態學專家來處理，而須號召一群「科際整合」的團隊，攜手解決與生態相關連的整體問題。

（三）從「關懷窮人」觀點看臺灣社會

教宗方濟各強調關懷窮人，與關心自然生態密不可分。然而臺灣社會的現況卻是：

1. 富人賺黑心錢，讓窮人更窮：臺灣的黑心食用油事件，黑心的建築商及貪心的果菜市場大批發商，常受到市場利益的誘惑，害得窮人一輩子背負巨額的房貸，甚至成爲無殼蝸牛，他們的身體又受黑心油所害，窮人終究成了赤貧。
2. 許多臺商在異國蓋大工廠：因而污染了他國的家園，毒害了該國的窮人。事實上，各國爲了處理問題，常採用多種措施來處理環保問題，但實施時均困難重重；原因是市場

利益的誘惑太大了。這些企業能技巧地躲過這些措施的規範而得其獎勵，不願多繳稅以補償當地居民的生態損失，終究殃及眾多的窮人。

因此，由通諭的關懷窮人來看，臺灣社會得到的啓發是：

1. 對窮人要發揮人饑己饑的愛心，以及「團結關懷」和「公益」的倫理，關懷這些社會邊緣人，如關懷原住民族、街友、多重障礙者（如花蓮劉一峰神父所創的怡蜂園），因為這些人正是生態惡化的最大受害者。
2. 臺灣已逐漸步入高齡社會，大量的老人恐將成為窮老人，而被生態災害所波及，這些窮老人需要我們的關懷（如馬玉潔修女在新北市創辦的奇蹟之家）。
3. 此通諭對「素食」在挽救生態危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雖未著墨；然而全球已有許多修會或靈修團體採行了素食的生活方式，並將素食與天主教會的社會正義的教導作了連結。今天全臺灣的素食人口日增，而且臺灣的一些修會及隱修會也採行了素食；若今後臺灣的聖職人員、修會、教內團體等，能將素食作為努力的目標，未來或許可聯合一貫道道親、佛教僧侶，讓全民一起來愛窮人，吃素救地球，共同營造更公平正義的社會。

（四）從對話及行動看臺灣社會

此通諭所談論的四層面的對話和行動，在此僅反思國際社會、宗教與科學兩個層面的對話。

1. **跨國經濟及金融體系坐大的問題**：臺灣的一些大財團建立了跨國企業和金融機構，他們的力量已足以撼動臺灣的政權，直接危及本地的自然生態和窮人。因此，臺灣有必要如這通諭所期許的，與國際社會對話，共同擬訂改善的策略。
2. **宗教與科學之間的對話**：自然科學界在臺灣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有時忘卻了自己的限度，竟然「絕對化自己範疇內的知識」（#201），如有關生命倫理的課題，包括代理孕母、安樂死、墮胎、同婚等，科學界不能只靠自己的專業領域就遽下斷言。

由通諭我們得到的啓發是：宗教團體有必要主動邀請科學界坦誠對話。但對話之前，宗教界須培育相關科學領域的人才。

（五）從「生態皈依」看臺灣社會

教宗方濟各邀請全世界所有的人都要生態皈依，並意識到「物物相連」，物物都反映著天主（#221）。他建議我們要先改革現有的「環境教育」，並推動「生態靈修」，以改變我們的內心；然後，我們才可能接受整體生態學的新生活方式；最後達成「生態皈依」的目標。

1. 環境教育的改革

通諭要我們改變環境教育，不可小看每日的小行動、心態、生活方式及宗教的影響力。

- （1）過度由臺師大環教所主導：此研究所偏重本土生態保護

的研究及實踐（如沼澤、荒野照護），而未能提供一套能改變人心的「環境教育」，至今仍無法扭轉國人的消費主義心態、市場經濟觀念。

- (2) 過去環保署太強調資源回收：年年計算回收的增加數量，而將大部分編列的年度預算，花在不必要的部會間之社交活動上；卻忽略謹慎而認真探索核能、代際正義、綠色國民所得及原住民族生態智慧等問題，更忽略百姓是否真的有內心轉變而能實踐環保的生活方式。
- (3) 以往原住民族與婦女的參與機會太少：如今，在環境教育及環保生活的推動上，這兩種人攸關改革的成敗。以臺中的曉明女中為例，它不但升學率高並落實全人教育，且是國內率先倡導資源回收的「環保先鋒」；1985年國內環保意識才剛萌芽之際，它就開始推行資源回收；2000年起並全面地將環境教育融入所有相關課程（包含潛在課程）¹⁷，對推行全面性的環保生活的用心和堅持，令人佩服，這就是由婦女發起及實踐而有成效的最佳典範。所以，由通諭我們得到的啓發是：臺灣環境教育有很大的改革空間，教育界與宗教人可共同研發一套富有宗教關懷、合乎整體生態學及關懷窮人的環境教育。

¹⁷ 莊慶信，〈宗教與生態：天主教傳統中的環境關懷及其在台灣的應用〉《新世紀宗教研究》4卷2期（2005.12），31~32頁。

2. 生態靈修的推動

古來天主教會生態靈修的模式實在太豐富了¹⁸。耶穌在世時常在曠野或山上祈禱，古代修道院常建於沙漠或曠野；今日美國綠山修女院的綠色修女（Green Sisters）每週四及週五之間 24 小時守大齋，只喝水及青草茶，她們一面要感覺地球的饑餓，一面將素食、地球療癒、生態靈修（個人祈禱）與社會正義做巧妙的結合¹⁹。

在臺灣，教內的生態靈修推手區紀復，他在花蓮鹽寮用心經營及推廣，數十年如一日，令人敬佩；他很歡迎每位住民前往體驗。其次，彭以凡神父在苗栗獅潭設置的森林大學，嘗試帶領人們「在美麗的大自然中尋見上主」²⁰，亦是另類生態靈修的實例。再者，尹惠敏姊妹在新北市八里的聖心靈修中心所開設「2019 生態靈修：願祢受讚頌系列課程」，每個月均有具體而生動的生態靈修主題。

然而回顧今日國內各大道場偏重硬體的雄偉，卻忽略節制自己，也不夠重視默觀大自然、在物物相連中看出神聖、關懷窮人等與生態靈修直接相關的事物。

由此通論我們得到的啓發是：每位基督徒都有責任將生態與靈修做密切的連結。我們可以先從綠化自己的住屋、綠化教

¹⁸ 莊慶信，〈天主教的生態倫理與生態靈修〉《輔仁宗教研究》27 期（2013.09），185~218 頁。

¹⁹ S. M. Taylor, *Green Sisters: Spiritual Ec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2007), p.167.

²⁰ 2019.02.10 引自獅潭森林大學的 Facebook 網站。

堂開始做起，再加入一些東方的智慧、本地的味道，仿倣西班牙的「聖雅格之路」(Camino de Santiago)，將各教區現有短程的朝聖之路(如臺中教區的瑪利諾之路)，摒棄己見、集思廣益，坐下來一起規劃一條或兩三條本土的朝聖之路，如由新北市的新店起，經礁溪五峰旗、太魯閣，至臺東小馬的「東海岸之路」；讓國人有朝一日能一步一腳印地跟著耶穌，走向生態皈依之路，邁向將實現的天國大道。

此外，我們也可效法教宗方濟各一面藉著經常寫推特(Twitter)試圖「改變世界」，一面邀請世人啓動生態靈修，「在生活中留一個位置給基督；讓我們彼此關照；讓我們用愛守護受造物」²¹。因為在基督內守護大自然萬物，就是守護自己。等「環境教育」改善了，「生態靈修」推動了，國人過著嶄新的生活方式，教宗方濟各所期待的「生態皈依」便水到渠成了。

結語

筆者由教宗方濟各《願祢受讚頌》通諭裏的釐清生態危機的根源、強調整體生態學、關懷窮人、提出對話及行動、邀請國人生態皈依等五大特色，為臺灣社會及教會的生態關懷把脈，探索的結果，發現有五個具體可行的實踐切入點：

²¹ 歐洛夫林(M. J. O'Loughlin)著，常祈天、陳思宏譯，《教宗愛上推特說：改變世界，從停止冷漠開始》(*The Tweetable Pope: A Spiritual Revolution in 140 Characters*) (臺北：星火文化，2017)，105~109頁。

1. 臺灣生態的根本問題是人性的貪婪，對治之道是自我節制，學習控制自己，推動生命教育、道德教育、環境教育；
2. 臺灣整體生態的問題，不能僅靠環保署一個單位來解決，須號召一群科際整合的團隊共同解決；
3. 由本地教會團體推廣素食或適量飲食，或許是關懷窮人(街友、原住民族)的最佳切入點；
4. 教會與跨國企業、金控、科學界的對話，關乎生態的平衡穩健；
5. 透過改革環境教育及推動生態靈修(尤其是打造本土的朝聖之路)，來匯聚全國上下生態皈依的潮流，以轉變為新的生活方式。

最後，建議未來的研究者可以繼續探討：從《願祢受讚頌》通諭精神論素食的推廣，或從《願祢受讚頌》通諭的生態靈修觀論本土的朝聖之路等具體的課題。